

# 亲切的“陌生”

## ——读王绶琯院士《“陌生”的亲切》感言

王直华

(科技日报社 北京 100038)

收到最新的一期《中国科技月报》。看到王绶琯先生的名字。《“陌生”的亲切》跃入眼帘。这是2000年10月9日。

这是一篇书评，王绶琯评《推销银河系的人——博克传》。富寓哲理的标题，令人共鸣的观点，谈论的又是卞毓麟先生主持的《哲人石丛书》，这一切，都是在我面前闪烁的“亮点”。读罢，就想给《月报》主编打个电话，倾诉阅读《“陌生”的亲切》的兴奋心情，祝贺《月报》发表了这样精到的文章，可惜当时主编不在办公室。

心灵生发感奋或者共鸣，就想把它倾泻出来，这种欲望人皆有之。倾泻的方式因人而异。为了倾泻感奋或共鸣，人们通常会找亲人或朋友倾诉，一吐为快。因此有人说，倾诉是人们的一种需要。为了倾泻感奋或共鸣，作家会立即拿起笔来，或者敲击键盘。

放下《月报》，我便坐到计算机前。我写文章，往往为斟酌标题颇费时间。为一篇文章草拟十个标题，并非罕见。然而这次不同，正文一字未敲，标题却已跃然“屏”上：亲切的“陌生”。就想了这么一个标题。就敲了这么一个标题。这么快就决定了。标题速生，是共鸣使然。

### 何来“亲切的‘陌生’”

先说“亲切”。与王先生曾多次相见。多次交谈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先生的音容笑貌，是清晰的亲切的。再说“陌生”。虽然早就知道他是天文学家，虽然早就知道他曾是中关村诗社的社长，虽然多次听到他谈论科学与人文，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，我对王先生的了解还太少太浅；读了这篇文章才感到，我对王先生其实还很陌生。

说到这种“亲切的‘陌生’”，我想起一位学者在议论20世纪物理学演化过程时感叹道，人类愈是接近对自然界的本质的理解，人类就会愈加发现自己对自然界的了解还太少。于是，我强烈地感到，你愈是接近对一个人的深刻的理解，你就会愈加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还太少。

13卷2期(总74期)

这篇文章写的，便是许多“亲切的‘陌生’”，因对王绶琯先生了解太少而造成的陌生。

### 互动共享：科学讲演之道

在《“陌生”的亲切》这篇文章里，首先引起我共鸣的，是王先生论博克的讲演：“不寻常的是，他的讲演超越了一般名家的精辟和渊博，在一串串幽默多智的语言背后透出了一种无言的恳切，一种近于虔诚的、要把知识和乐趣与人共享的恳切。”

精辟渊博，指的是内容，是讲演者的“学”的层面，是为“真”；

幽默多智，指的是形式，是讲演者的“才”的层面，是为“美”；

恳切激情、互动共享，指的是效果，是讲演者的“识”的层面，是为“善”。

优秀、感人、效果绝佳的科学讲演，必定是将真、善、美融合于一体的宣讲和表演。

我想起了法拉第，想起了费恩曼。

物理学家法拉第决定在1860年圣诞节为少年儿童举办化学讲座，消息不迳而走，人们感到不解：一个皇家学会会员，誉满全球的科学家，要在皇家学院的讲坛上为孩子们讲课，那些小顽皮能听得下去吗？

皇家学院讲堂里座无虚席。法拉第作了6次以《蜡烛的故事》为题的报告。“秩序井然、鸦雀无声”；“津津有味、全神贯注”；“时有笑声、偶有提问”，这些就是人们对当时课堂里情景的描述。

法拉第何以能够吸引一群幼稚的孩童？

他是以一个少年的身份，与小朋友谈心；

他把自己变成小孩，跟孩子们一起惊异、欢笑、讨论、提问，再作出结论。

法拉第离开我们133年了。费恩曼是距离我们很近的物理学家。

费恩曼不仅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，而且是个“喜欢讲故事的表演者”。

首先，他讲的那些故事都是真实的，都是发生在

自己身上的真实事情。

第二,这些故事不仅仅是轶事,而且是寓言,在提供娱乐和消遣的同时给人以教益。

费恩曼以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一些微妙问题,时常引起听众大声喝彩甚至放声大笑。物理学家费里曼·戴森说,费恩曼讲演时总会引起听众发笑,这笑声一半来自发现新事物的快乐,一半来自费恩曼的妙语连珠。内容没有新意或表达缺乏机智,讲演便难有好效果。

费恩曼向听众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,在故事的背后是给人教益的寓言。他把生命献给了真——物理学;也献给了美——绘画、打邦戈鼓,还有机智幽默;更献给了善——给了生活、给了包括讲演、教学、科研的全部事业。

费恩曼的故事,引领听众进入富有情趣的过程。

精辟渊博、创新立意;引人故事、幽默多智;恳切激情、互动共享,可能是优秀科学讲演的成功之道。

1988年2月15日,费恩曼逝世。癌症夺去了这位杰出物理学家的生命。当费恩曼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时,他仍不失幽默地说道:“是啊,这令我烦恼,但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烦,因为我感到我好像已经给人们讲了足够多的故事了,而且在他们的内心里我已经占据得够多了。我似乎已经把自己传播到了所有的地方。因此我死的时候可能不会完全消失!”

费恩曼一直是那么幽默多智,直至他昏迷。在临终时日,费恩曼谈论死亡,话语仍是那么恳切,那么富有哲理和感情,这令我们每个人深思。人们是多么愿意永远与费恩曼共享,共享他的幽默与激情,知识与欢乐。

### 表达感受:科学写作之道

天文学家王绶琯在这篇文章里,用大部分篇幅谈论如何写传记。将王先生的见解,加上笔者的发挥,可以这样说:

传记的必要条件,是传主“有传可记”。

传记的充分条件,是传主的“事迹和心迹”能够被作者在一定深度上感受,作者又有能力在某种深度上表达自己的感受。

艺术作品是作者感受的挥发,甚至是作者血泪的结晶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,列举历史上的众多例子,诸如“屈原放逐,著离骚”;“左丘失明,阙有《国语》”;“孙子臆脚,而论兵法”,得出结论: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由此可见,为了使传记成为传神之作,作者首先

应被传主“事迹心迹”所深深感动,方能把自己的感动传达给读者,使读者也受到感动。流着泪写出的作品,让人流着泪阅读;激情中写出的作品,能让人在阅读时激情满怀。写科学、写科学家,也会产生令人动容的效果,问题在于作者在写作时是否动情,以及作者有没有表达能力。

《推销银河系的人——博克传》之所以动人,与它的作者有直接的关系。作者利维是业余天文学家。因为“业余”,他对天文学拥有“发烧友”的热情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:对于业余从事的“事业”,“发烧友”的热情往往远远高于专业人员。音响发烧友家里的设备,也许比音乐家的还高级。摄影发烧友对拍照机遇的感受,也许比摄影师还强烈。一个人欲取得事业成功,一是要永葆“发烧友”的热度,二是要拥有专业的视角,三是要有历史的维度。利维正是这样一种人。因此在天文学上,他多有建树。迄今他共发现了21颗彗星。要知道,人类至今总共也只发现了1600颗彗星,利维一个人就占1/80!那颗轰动全球的、在1994年7月撞击木星的彗星,就是利维与苏梅克夫妇共同发现的。那颗彗星的名字,也打上了“利维”的字样。利维的成就感动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,他们把第3673号小行星命名为“利维”星。作为业余天文学家,利维能理解天文学家,理解天文学家的事业、感情与人生。应该说,利维的感受是深刻的。利维本人的职业是科学编辑与专栏作家,这就为他充分表达对传主的感受提供了上佳条件。利维成了一名优秀的天文学家传记作家,决不是偶然现象。利维的成功,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。在传记写作上,在美学规律上,在事业追求上,利维和费恩曼一样,值得我们思索。

说到阅读,王先生说:“一百个读者就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。”评论文艺作品,我们记得孟子的话,叫“知人论世”。孟子云: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是以论其事也。是尚友也。”颂诗读书,观赏作品,要对作者有所了解,要对他那个时代有所了解,才能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。

表达的深刻往往不同于感受的深度。这里有一个艺术表达的技巧问题。技巧中融合着作者的才学、作者的情思、作者的理念、作者的人格,它是艺术生命中的一个过程。技巧是为了表达。巴金先生所说:“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”,古人所说:“无法之法,是为至法”,还有“意达而已”、道出了审美表达的最高境界。